

呂思清

《梁祝》六十年琴韻化蝶 放慢腳步 找到人生平衡



小提琴協奏曲《梁祝》誕生至今六十年，被譽為中國民族音樂的經典，東方音樂的驕傲。而國際級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，則被譽為唯一能輕鬆掌握《梁祝》高難度音準，又能展現出濃郁中國江南情懷的小提琴家。下周四（4月18日）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的一場名為「琴韻化蝶」的小提琴和鋼琴二重奏音樂會中，呂思清將聯袂「鋼琴女詩人」鄭慧再現經典。呂思清的《梁祝》，因人生經歷增長而蘊含愈加豐富的情感，而他自己，也漸漸在追求事業的道路上放慢了腳步，享受家庭時光，找到了人生的平衡。

文：Cynthia

呂思清與鄭慧過往曾於多地多次合作，據呂思清介紹，過往兩人的音樂會形式較「混搭」，既有大的奏鳴曲，也有小的作品，今次原本想要做一場呈現專業性的奏鳴曲音樂會，但在商量的過程中又產生了新的靈感。於是，在節目設計方面，上半場是兩首西洋經典奏鳴曲——《德伏扎克小提琴奏鳴曲（Dvorak: Sonata op.100）》及《法朗克小提琴奏鳴曲（Cesar Franck: 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 in A Major）》，他說：「Dvorak的小奏鳴曲是寫給他的小孩的，旋律優美，蘊含真摯的感情，也許技巧沒有帕格尼尼那麼高超，但卻是父愛和傳承的一種很好的表現，這點在音樂上很重要，這幾年我也很喜歡用這首曲子為音樂會開場。而Franck也是很經典的一首小提琴和鋼琴的奏鳴曲，浪漫而激情。」

1959年5月27日，由何占豪、陳鋼作曲的小提琴協奏曲《梁祝》首次公演。今年恰逢《梁祝》誕辰60周年，在音樂會的下半場，呂思清選擇演奏《梁祝》小提琴協奏曲，「《梁祝》是中國的小提琴曲目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，一般是與交響樂團合作演奏，今次藉60周年之際，我想與鋼琴合作一曲音樂會版的全版《梁祝》。這樣整場音樂會便既有復古又有中西合璧的感覺，充滿愛與浪漫，表達出豐富的情感。」

音樂隨人生而豐富

呂思清歷經近百場《梁祝》現場演出，並作了極為深刻的詮釋，富有中國韻味，配合西方琴藝，樂韻翻然似彩蝶，委婉抒情，絲絲入扣，就連《梁祝》的原作曲家陳鋼、何占豪也不禁為之熱淚盈眶。演奏《梁祝》多年，呂思清又有怎樣的感悟？他引用了去年何占豪對自己的評價「作曲家想到的所有東西，他都演奏出來了；作曲家沒想到的，他也能演奏出來」，並補充道：「我們的演奏是對音樂的二度創作，需要深入挖掘音樂素材的內在情感，不僅要如實反映作曲家注入

樂曲的思想和情感，更重要的是融入自己對樂曲的理解，也包括個人的情感傾訴和人生感悟，使作品得到昇華。只有這樣，才能讓觀眾感到新意。」

他笑稱，有觀眾說他演奏《梁祝》是一種由「清純」到「豐富」的過程，演奏家總是在思索，隨着人生經歷的豐富，必定會把個人感受融入到音樂之中。音樂，總是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。「音樂是一種激情的理智，是用一種哲學而富有邏輯的方式將你的原始情感表達出來，再引領觀眾進入其中，自由飛翔。」

一千個觀眾心裡有一千種《梁祝》，呂思清只是希望以音樂感染觀眾，引領他們走入古典音樂的大門，再去自由聯想和感受。他認為，音樂好似美食和紅酒，愈喜愛，愈深入研究，從中得到的快樂便愈多，自然也會追求更高的品質。「而對於初次踏入音樂廳的觀眾來說，也無需非弄清楚楚演奏家和樂曲的背景資料，只要輕鬆愉快地度過眼下的兩個小時便足夠了，只要培養出興趣，日後自然會主動去深入了解。」

享受家庭時光

從前，呂思清所考慮的，是需要永無止境努力的演奏家的事業，而2000年之後，他經歷了父親的去世和小孩的誕生，他意識到，原來自己需要考慮的東西遠遠不只有事業。於是，他開始放慢步伐，近年多只是在全國巡演，想要距離孩子更近一些。「或許在事業上可以做得更好，但選擇不去這樣做。」他每年會給自己放兩個月的長假，享



呂思清和鄭慧過往曾多次合作。



呂思清曾歷經過近百場《梁祝》現場演出。圖為在福州海峽文化藝術中心的演出。

受家庭時光，「人生不只要奔跑，還要停下來看看周邊的風景，長時間疲憊地奔跑或許會使你錯失很多東西。努力和自律當然要有，但平衡也是非常重要。」

「平衡」不僅是生活，也是音樂。他認為，對一名音樂家最大的讚譽，不是誇獎他的技巧或者作品好，而是已經說不出他具體哪裡好，但卻整體散發出一種迷人的光輝。「最好的音樂會使你忘卻技巧的存在，技巧和樂感的完美結合，也是一種平衡。」

一萬小時定律

作為第一位奪得國際小提琴藝術最高獎之一——意大利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大賽金獎的東方人，呂思清無疑是當今樂壇最活躍的

呂思清希望自己的音樂能夠感染和影響更多人。

古典音樂氛圍 愈來愈好

呂思清很看好內地的古典音樂發展，無論是觀眾素質，還是整體氛圍都愈來愈好。近年內地新建劇院音樂廳硬件優秀，好的平台成為好的節目的基礎，也只有好的節目才能吸引更多的觀眾入場欣賞，好的欣賞體驗才能使觀眾被吸引、被感動。他發現，內地觀眾的欣賞水平提升很多，三、四線城市觀眾對音樂的了解和反應更是出乎意料。當然，這也與學音樂風氣盛行有關，家長重視音樂培養，琴童多，自然音樂會的觀眾多，簽名會同樣反應熱烈。

傑出中國小提琴家之一。他那美妙動聽、激動人心的琴聲早已遍佈世界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著名演出場所，被西方媒體盛讚為「一位傑出的天才小提琴家」。因其傑出的藝術成就和廣泛的社會影響，呂思清還獲得美國國會眾議院榮譽證書、美國新澤西州「傑出亞裔藝術成就獎」、美國加州參議院榮譽證書、四次獲得美國加州眾議院執委會榮譽證書、萬寶龍卓越藝術大獎、《中國青年》雜誌「影響21世紀中國的100個青年人物」之一、《北京青年報》形象大使等。美國加州 Millbrae 市將2006年9月16日定為「呂思清日」。

對呂思清來說，學琴沒有秘訣，唯有不斷練習。他相信「一萬小時定律」的力量，天

大的才能也需要行動來支持，這樣才不會辜負上天賦予你的天賦禮物。再者，是需要科學地練習，學習正確的理論和技巧基礎，再多接觸高水平的音樂，耳濡目染下自然會渴望學習音樂，樹立好的學習榜樣，即使平日枯燥的重複練習也會變得有趣。

而他身為兩子之父，提及如何教導小朋友學習音樂卻頗為「自責」，認為鞭策得還不夠：「他們其實很有樂感，從小也有學小提琴和鋼琴，我卻不想讓他們太辛苦，沒有狠下心來向專業的方向逼迫他們。其實小孩學習音樂總有惰性，逼迫才能發揮潛力。」無論小朋友日後是否會走專業演奏方向，人生有音樂相伴，總是一件終身受益的美好事情。

豆品店老闆 陳子富 五十年豆腐心不變



除豆腐花外，老店還售賣多款小食。



老店已有逾五十年的歷史。



珍香園豆腐花使用傳統石磨製作。



陳子富希望把豆腐提升到更高的層次。

「變的是時代，不變的是豆腐心。」西灣河成安街一帶八街九陌，一大早，大街上已熱鬧非凡。面對附近的老店一間一間地倒閉，生於豆品世家的陳子富懷着不變的豆腐心，秉承祖傳製法堅持豆腐製作。作為第三代傳人，他歷盡香港豆品業的興衰更見證當區的重建及發展，他感嘆，要守住老店實屬不易。

時至今日，西灣河已從傳統舊區逐漸轉型，街上盡是冰室、菜檔魚檔、雜貨檔……街道兩旁新式店肆林立，薄暮的夕陽餘暉淡淡地普灑在這間逾五十年的老店上，給眼前這一片繁盛的街景增添了幾分朦朧和詩意。第三代傳人老店主陳子富的祖父在廣州建業做豆腐起家，至上世紀30年代，其父來到香港逐步開拓生意。起初以小販形式於後巷開店，後來才發展成為店舖門面生意，全盛時期曾在灣仔、大坑、北角等區開設多間分店。陳子富憶述豆腐花店經歷了兩大逆境危機，面對分店逐一結業，最後只剩西灣河這

一間。「『六七暴動』時期人心惶惶，市道相當不好，爸爸與家人商量後最終決定只留西灣河店；直至上世紀80年代末，政府推行清拆及重建計劃，附近寮屋區七條村萬多人被迫遷徙，同期附近的麵包舖及車房都堅守不住相繼搬遷，而我們皆因有老業主減租才渡過難關。」

傳統與創新

老店主向我們介紹道，現時做豆腐的方法主要為北方地區的鹽滷與南方地區的石膏兩派，後者密度更高，前者口感更為滑嫩。而他們一家一直堅持使用祖傳的石膏製法，每天凌晨兩點開始製作豆腐花，無論選材亦或製作過程等都力求保持純滑質感與營養價值。老店主特別強調手工藝的獨特性，認為這是任何機器都仿造不出來的人性的味道，「相比商家大批生產用機器，會破壞其營養又流失蛋白質，我們是為數不多的用傳統石磨。」他說。

陳老先生思考未來的豆腐發展思如泉湧，他希望能把豆腐提升到更高的層次，香港能如日本及台灣對豆腐的尊重一樣，讓豆腐變得平平凡凡，讓豆腐不只單單是家常小菜。為了實現這個理想，他曾與素食店合作，甚至製作西式素食 pizza：用香菜與「中國芝士」——腐乳結合；又嘗試創製木瓜豆腐漿等新穎美食。他說：「我相信各區對於豆品的口味都截然不同，作為老店傳承多年，我們不是死守傳統，而是學會靈活變通，極力把優良傳統與新時代創新融合。」

回饋社會

舖頭賣的豆品種類甚為多元化，單是豆腐花就有如薑汁豆腐花、奶露豆腐花、特式豆腐花等，味道清淡滑溜。面對百物騰貴，新式連鎖店興起，陳子富的老店也面對着經營的困難，感嘆全靠街坊支持，養活了他那一家子。「上世紀60年代一碗豆腐花，只不過賣一毫子，升至現在十一元一碗。對比街

口的其他店舖，我們賣得最貴卻都門庭若市，全因我們重手藝、重質量，又與附近街坊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」店主說。

採訪期間，不時有街坊向我們走過來說道，年少與老闆相識，以前放學後都會來店舖吃碗豆腐花，現在退休了習慣依舊不變；老闆很會照顧客人，見到街坊生病便推薦薑汁豆腐花，相處模式像極老友。

「施比受更有福」，這句話雖很老套，但要明白其真正意義乃至於化作實際行動卻難上加難，陳子富直言店舖以前每年都有一天定作慈善日，把當天的營業額全數捐出。他相信對比其他行家，自己是獨樹一幟，不求別人行善事，只求做好自己。「施比受更有福，全當做少一天生意而已。」陳子富說

道。

四代傳承

老先生兒子於多倫多畢業後回港選擇繼承父業，作為老店第四代傳人，他堅信好的東西自然不會受到時代洗禮的衝擊，更言「傳承」二字過於沉重，自己一直想在傳統基礎上創新，無奈環境所限，要大改造先需要自掏腰包，現階段或未必要受到。被問到選擇繼承家業後是否會失去自由，他直言不能以「困身」來形容。「我相信各行各業都有其辛苦，其難言之隱，而自己選擇這條路除了是家人的支持外，更是三思而行的選擇。」

文、攝：石婉盈